

## REPORTS OF GALLERY OPERATION IN CHINESE

中国画廊经营报道

### City of Memory

The Memory of the City Form Contemporary Art

记忆之城——当代艺术记忆中的生存空间

### What happened in the field of fine arts after the China's 30 years reform

改革三十年，美术领域发生了什么

### TOP ESSENCE

The World's Most Exclusive Luxury Show

愈欣赏，愈懂欣赏——“赏·深·越·基”私人收藏展

### The Dialogue with

Huang Gang on the eve of Asia Museum Exhibition

在“黄钢亚洲博物馆巡回展”前夕进行的对话



## 专访艺术家黄钢

### ——在“黄钢亚洲博物馆巡回展”前夜进行的对话

#### Interview with artist Huang Gang

#### The Dialogue with Huang Gang on the eve of Asia Museum Exhibition



**当代艺术：**这次亚洲博物馆的巡回展，不是一个画廊的巡回展，而是博物馆的巡回展，而且还是在中国-保利做的一个揭幕大展。其次是在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、印尼等这些亚洲当代艺术重镇的博物馆进行的系列展。能促成此事，可能也正是因为您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得到了广泛的认同。既得到了市场的认同，也得到了艺术业界的认同。

**黄钢：**对。首先做出艺术的个人面貌，独特性是最重要的。艺术在风格上没有好坏，可能写实，也可能抽象，都能达到非常好的水准。你在你所干的这个事里面达到很好的水准，才能进入到主流展览的系统。人家才能接受你，包括市场也是如此。

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比较的。咱们经常说很多人不懂艺术，或者是看不懂。尤其对架上艺术来讲是有评判标准的。你好就是好，不好还是不好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特别是对搞艺术专业的人来讲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这个东西功力怎么样，修养怎么样，你达到的水准怎么样，这是骗不了人的。

**当代艺术：**无论是社会上的公众，还是艺术评论家或艺术家同行，可能都会把您这次亚洲博物馆的巡展认为是很重要的展览。认为您得到了事业上更大的飞跃，您自己在这个年龄，面对这个系列大展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

**黄钢：**我觉得还是对我近大概十年创作的一个总结。也是一个回顾。因为这一次的作品不多，大概有二十几件作品，但都是从世界各地借回来的，这些作品都是卖掉的。全是从世界各地藏家的手里借回来的，几个主要的系列都有了。也是对我近十年艺术创作的一个回顾。一个总结。这个展览结束以后，我还有很多想法，有很多新的东西要不停地去做，再去创造新的东西。

**当代艺术：**关于您的身份，现在很多人会给您定义为“职业艺术家”，当然您的身份似乎是多重的，您曾经是清华大学的教师，还是画廊的经营者，收藏家？

**黄钢：**现在是职业艺术家。我已经辞去清华美院的工作很多年了，没有职业，公司也注销了。这些年主要从事艺术创作。

**当代艺术：**看来您还是对艺术家的身份更加认同，为什么呢？

**黄钢：**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追求生活本质的愿望会越来越强烈。做艺术这件事，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无所谓，年岁大了，就想追求的更纯粹一点。你要是搞艺术这件事，就和艺术走的更近一点。像我以前包括做设计，做艺术经纪人，搞收藏，都和艺术很紧密，但还不够纯粹，不够个人化。因为那个东西毕竟是一个生意，不像自由艺术家，可以过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生活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会追求一种更大的自由。所以，我这几年过的完全是职业艺术家的

生活，考虑的问题很单纯。

**当代艺术：**这种“自由”，可不可以理解为它是建立在一种经济的“自由”之上？

**黄钢：**我硕士生刚毕业的时候，正是设计行业在中国大兴土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开设设计公司，同时常年在做古董收藏，钱的问题，对我来讲早就已经解决了。经济上的自由，为我生活的自由提供了很多空间。因为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，我对艺术情有独钟，非常想过一种真正的自由艺术家的生活。像我以前在清华当老师的时候条件也非常好，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挑战，我还是想过一个富有挑战的生活。

**当代艺术：**从您现在的作品中能感觉到，无论是元素的运用、材料的使用，确实体现出您所提倡的那种“自由”。我看到画面中所使用的很多元素，是你收藏的一些古董，它们全是真品吗？

**黄钢：**全部都是真东西。像我现在有很多佛经板，都是元代、宋末元初的东西。在历史上，绘画史上用现成物的很多，像杜桑的《小便池》就是现成物，包括波普艺术，直接把可乐罐当成一个创作的物体。我所使用的“现成物”和别人的不太一样，它们一般不是工业产品，而是附带了很多精神含量的物品。比如这个木刻佛经，僧人在雕刻的时候，他不会像一个工人那样只是随便干活而已，他是很严肃的，会边刻边诵经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修炼的过程。这里可以体现出当代艺术的精神。通过简单重复的劳动，洗涤心灵，做一种修炼和积善。这个“现成物”虽然是物质的，但它有很大的精神含量，跟一般的東西不一样。

**当代艺术：**确实，很多东西与人的生活紧密接触久了，就会负载很多精神性，甚至具有灵性。

黄钢：我的任务，就是通过艺术作品，把这种精神性重新唤醒。对观众来讲，是能够把他的能量重新唤醒。这里面有传统文化，有民族文化，有着巨大的精神含量，它们是不能磨灭的。需要使它们在作品中与当代发生关系，使它具有当代性，使观众看的时候产生多种解读。

当代艺术：您现在创作面貌已经具有了稳定性和维持性。您自己感觉现在是处于人生的什么时期？是开始稳定地守望了，还是正在发展？

黄钢：其实艺术创作，我觉得非常具有挑战性。就艺术本身而言，很多层面就需要突破、需要挑战。首先你要有原创性，还包括艺术要表现的思想深度，就是思想性，还要包括对画面本身来说，你艺术的力量，艺术的技巧。这种东西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，而且你还要平衡这些东西。

艺术家分为很多种类型，有一种思想型的。他们像一个哲学家一样。还有一种是技能型的艺术家。还有一些像明星型的艺术家。艺术家的类型是不一样的。

我觉得作为艺术家，就是怎么能够很好地把你的思想和你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很多艺术家，你看他的作品，觉得思想性非常好。但落实到具体的艺术作品上，不管是绘画，是雕塑，还是装置，就觉得不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结合不好，他想说的

黄钢 / 向前 向前 / 青铜烤漆 / 2008



黄钢 / 道日月 / 200cmx300cm / 综合材料 / 2007

话，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，他掌握不了艺术的特点，这个很麻烦。每一种艺术都有它的特点，比如我看一个电影需要三个小时，看完以后说：哦，这个电影真好。我读一本小说，可能要三个星期感受它的好。但艺术作品，尤其是绘画作品不用这么长时间，两秒钟就够了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你就是站十个批评家，在你后面讲三个小时，感动不了你，还是感动不了你。架上艺术就是一瞬间把时空浓缩，使你的理念、思想，包括你所有的东西，集中呈现在一刹那，这个是很困难的。

所以艺术家要平衡这种东西，就能够把你的艺术创作推到极致。你每幅作品，每个阶段都是一种挑战，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。

当代艺术：从2007年开始，整个美国，包括全世界的经济形势不好。到今年的春拍、秋拍，形势上也确实是不容乐观，当代艺术作品方面流拍的情况比较多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前几天华辰的拍卖，您的一件雕塑作品还是以十五万的价格成交了。

黄钢：这个事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倒是知道嘉德有我一个作品，刚拍完，一张1米×1米的小画，落槌是40万。

当代艺术：看到您当年的作品，在市场上反复的被拍卖，市场上还是有更多的需求，您

是什么样的心情？

黄钢：作为艺术家来讲，我觉得艺术家不可能不考虑市场。因为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的社会，跟梵高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梵高时代是自己画画，表达自己感情就可以了。当代艺术是探讨社会当代的问题，是一种问题艺术。那么就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历都会发生关系。

我的作品风格虽然比较个人化，但从格局上讲，题材的格局很大。像《红色娘子军》系列的雕塑，包括《佛教》系列等等。

在开始创作之前把格局要定的很大，有的艺术家，可能开始的时候格局就小，他可能做的很好以后，但是他的格局在那儿呢，就不行。当代艺术讨论的是当代的一些大问题，人类的一些大问题。这种东西和每个人都有息息相关的地方。在市场上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的作品很多人都会产生共鸣。这个东西，从很多层面讲。有的人是从历史的层面，有的人是从文化的层面，有的人是从美学的层面来喜欢你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在市场上就会无限地被扩大。

当代艺术：您面对着这种被认同，还是有比较欣慰的感觉？

黄钢：我对市场一直是非常有信心的。因为传播时代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和机

遇，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怀才不遇，或者是被淹没的人了。你要是金子扔在任何角落都会发光。这种信息化时代，商业这么发达的社会，如果担心这个东西，可能对自己的水准就应该有怀疑了。如果你的艺术水准很好的话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因为大家的眼睛是亮的，市场一个是很残酷，但也是很公平的地方。

**当代艺术：**您还有一层身份，在唐卡和一些丝织品的收藏方面，您是一席之地的。特别是有一些很不错的唐卡在您的手里。现在您使用的很多作品里面都会有藏族的刻经板等等，也都是源于您丰富的收藏。您怎么看待收藏家和艺术家的身份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

**黄钢：**说大一点，还是文化问题。一个人包括你的艺术创作不可能凭空而来，肯定是有有一个大的背景，或者是生活背景，社会的背景，还有爱好的背景。我也也是一样，为什么我喜欢收藏呢？很简单，像我母亲是故宫博物院的，是国家鉴定委员会那个时候唯一的女委员。我从小接触的左邻右舍都是一些文博专家。我父亲是清华大学艺术史的教授，所以从小耳闻目染，肯定会受到影响。但我是很宽泛的，我觉得对古典艺术的认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是一个慢慢的培养过程。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了。我有就近二十年的收藏经历了，当然我涉猎的范围也比较多。但主要的，比较精的就是西藏的佛像，唐卡，还有丝织品。因为我母亲主要是研究丝织品的，也收藏了很多博物馆级的东西。但别的我也收，文房等等一些东西，我也收藏。

当然，我从这里面吸收了很多营养。但我始终对它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因为古董这个东西，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太长，而且好东西太多。有时候进去以后就很难出来。所以真的要保持一些距离。中国人把他的宇宙观、美学、道家、儒家的哲学都结合得太完美了。所以我闲暇的时候，买这些东西欣赏。像我现在的作品当中也想体现出一些跟西方不一样的，有东方气派的东西，就是从创作手法和追求的意境来讲，也想借鉴一些这样的东西。

包括我现在的作品，包括我的画，连它的空间感，都像宋画里边的东西。宋画就是虚无缥缈、深远的空间。包括我的用笔，我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书法的用笔。画面虽然很自由，颜色也用的是西方的颜料。但是整个的感觉、感

受和西方人画的画是不一样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东方人画的。我尽量吸取它优良的东西，但我始终不脱离当代的精神。当代艺术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不能丢掉。

**当代艺术：**我想这是您很具有智慧性的一个选择。因为既能够吸取传统的营养，又不沉迷，又能够结合当下的现实问题，给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，这确实需要一种有毅力的和有智慧的取舍。刚才您谈到了“东方性”，我们可以说一下东方性的问题。曾经有人批评一些中国的画家，在西方人的面前卖弄我们的东方性，卖弄我们的民族风情，用类似于东方风情、民族风情的面貌去吸引西方的市场或者是藏家的注意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**黄钢：**存在这个问题。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有的，但是要看你怎么去看。还是人站的高度不一样。因为人生这个土地上，有很多地方就会是不同的，这是现实的，不是你能选择的。包括你的皮肤，发色，这些都是天生带来的，没有办法选择。虽然现在全球化讲大背景，文化的大背景，价值观念的大背景，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个性，就是你应该反映出你所生活的社会大背景。

从80后的艺术家来讲，他们的创作很国际化。比如卡通风格，这在日本有，韩国也有，中国也有。这是因为他们受的教育，吃的食品，看的电视，都是很国际化的。所以在艺术创作上来讲，他们会用一些国际语言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一样，我上小学第一天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一直到我中学毕业，十年文革结束。我们所经历的历史，不光是西方没有，东方民族里面也绝无仅有，是前无古人的经历。

我们的生活背景是这种激烈的社会动荡、激烈的社会变化。这是西方根本没有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对艺术创作的强烈欲望和力度，从艺术家的文化背景和个人思路上来讲，肯定和西方是有区别的。因为整个语言系统，包括艺术系统完全是不同的。就是你的印记是自然流露的，不需要强调。

有的人刻意去强调这个东西，去表现出跟别人的不同。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好。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和耳闻目染，不可能不带痕迹。但我想这种痕迹是很自然的，不能是非得把这个

东西展示出来给人看，而是这个东西完全自然地反映在你的作品里面。

我形容西方艺术。我觉得它像钻石一样，亮晶晶的，很夺目耀眼，它给我们很大的视觉冲击，很有力量。但是东方的艺术看起来像一块玉一样，这一点和中国儒教文化一样，它内敛，比较追求中庸，比较平和。但是它蕴育的这种爆发力，有时候大于钻石的光芒。他蕴育的力量，随时在含苞欲放，蓄势待发的张力也是非常强的。

我觉得，从我的作品里面不会刻意追求东方的东西，但是我这种东方文化的修养会自然的流露出来。

**当代艺术：**我们来说说到艺术作品中现实性的问题。刚才您有反复提到这个问题，在您的作品里面，能看到像“红色娘子军”的形象，“毛”的形象，一个时代背景，类似于烙印的东西在您的作品里也会经常地出现。这种现实性的选择，更像是您过去记忆中的一个缩影，您怎么看待当下的这种现实性？比如极其近在眼前的，比如一些当下社会现实情况，您会考虑把他们融合到作品里面吗？

**黄钢：**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来讲，探讨问题，包括思考问题不会那么局部。他想的事肯定要更大、更远。比如我的“五星”系列，我把五星和箱子，经板结合起来，这个东西的含义就是很简单，你看佛教讲的是内心的修炼，靠自己意念的控制，靠修炼，完全是个人化的东西达到一种境地。而五星代表一种革命，暴动、反叛。五星象征这些东西。这和佛教所提倡的东西完全相反。但有时候这两个东西的目的是一样的。你想想，都想达到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，目的是一样的，只是手段不一样而已。这两个东西我都很喜欢，我也喜欢很暴力、很反叛的东西。但我也很喜欢，很欣赏东方哲学理论，就是靠个人内向的修炼来达到人的一种平衡。说是一个具体的事件，就是人生的红与黑，是人性的两面，探讨的是这个问题。这五星，这种经板，很矛盾的东西结合在一起，本身我要强调一个观点，就是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，它所追求的理想是一样的，只是它的手段不一样。

我们想艺术创作的时候，追求的还是这种大的东西。这种大的东西和每个人都是有关



黄钢 / 佛经与五星 / 57x100cm /  
老木刻佛经板 / 2006

的，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经历这种东西。但是太具体的事件，我就不会去想。

**当代艺术：**这样的话，可能艺术作品呈现出的思想内涵会显得更本质。因为探讨的是更人性的、思想的问题，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类似于新闻性事件的东西。

**黄钢：**对。包括哲学问题一样，从苏格拉底到现在，就这么几个哲学问题。这个东西你可能谈论一百年，这种东西永远不会过时。它不像时尚艺术那样短暂。这个东西就是生活本质的东西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思考的是通过你的艺术表现来阐释、表示你的观点。

**当代艺术：**您在保利的开幕展就要开始了。应该说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。未来的巡回展会一直延续到明年的年中？

**黄钢：**对。因为这批作品主要是以借来的形式。我们下一站可能会补充新作品，因为我是在不断的前进中。我最近有很多想法，比如我现在正在创作一个超时空的绘画。我收集了一个老的画，这个画是怎么创作的呢？是一张老画，这个人不停的在上面把画报剪下来的形象往上贴，我一看很有意思，他从50年代一直贴到文革，就是用不同时代很有代表性的画报往上贴。你从这个画里面能看到历史风貌，就是三十年的演变。我把这张画接过来，我现在继续贴，用我的创作，把我的感受，我这段的生活和现在的东西继续往上贴。那么这个创作就跨越了将近四、五十年的历史。这个东西很有意思。它本身是一个观念，就是把把这个创

作过程拉的很长。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艺术家是谁。因为这个是偶然到我手里的，你通过这个画面，看他的历史事件，看人的表情、人的服装，能看出中国历史这几十年来演变的过程，这是很有意思的，也是一种观念艺术。

**当代艺术：**这是非常有趣的。就是在整个博物馆巡回展的过程中，还有新的作品去产生？这种动态的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
**黄钢：**对，就是不停地去补充新的作品。本身这个运动是动态的，因为当代艺术家也是这样的。一旦他形成了个人的风格，我觉得他是一种好事，也是一种进步。我们就是能够在保持个人风格的前提下，不停地去创作，去创新。这个东西是很有挑战的，可能会失败，但我会不停地努力去做。

像毕加索一样，他这么多年的变化，有很多种风格，到很老的时候还在变。他是一个艺术家，因为他有一个创作动力，有创作源泉，他有一种生命的挑战。

**当代艺术：**艺术家的作品呈现出来之后，都会有学术批评的声音跟在后面，都会有一些理论家会从学术的角度去阐释，在您看来，您的创作与学术批评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？

**黄钢：**还是比较良性的互动，我和很多批评家也是很好的朋友。每个批评家的角度不一样，包括给我写文章的批评家，像鸟子老师，他是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。而汪民安他是一个哲学家。那么哲学家和艺术批评的美学家又不

一样，还有很多诗人和文学家也给我写过评论文章，他们的角度都不一样。那么对一件作品，每个人都有新的发现。我们在沟通中，会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。这个东西，我可能在和评论家的沟通当中，他们会给我一些启发，我会把这个火花的某一点放大，形成一系列的艺术作品。还是互动的关系。

**当代艺术：**也就是说，学术批评对您的艺术创作是有帮助的，他们的理解也会触动您的思考？

**黄钢：**对。因为批评家和艺术家还不太一样，他可能从局外的角度，或者是更宏观的角度，对你的作品进行批评、阐述。他可能比艺术家还要宏观，这一点对我们的艺术创作来讲，艺术家也要不停的调整，因为是一种博弈。

我画一张画的时候，就是跟自己在战斗。可能这个时候你站的角度不一样，高度不一样，需要一些批评家、评论家和你交流，使你的艺术创作保持一个角度、力度。因为有的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，有的时候自己画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。

**当代艺术：**您的父亲，黄能廉先生是清华大学艺术史教授。我们就说一下艺术史的问题，我们能感觉到艺术家的创作，有时候是要受到艺术史的影响的，您会思考自己的作品会不会在艺术史上有所突破吗？

**黄钢：**我觉得艺术家之间有很大的区别，作为我来讲，我完全不考虑。这不是我考虑的事，而且我考虑也没有用。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我死了以后才说的事。其实作为艺术家，最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状态，就是一个艺术家很自由的生活状态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但也不是没有艺术家这样想，有的艺术家很机智，他反着想，他先把艺术史理一遍，看哪块没有，哪块空白，哪块可以突破，哪块可以填补。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艺术家该想的问题，艺术家应该是很自然的状态。如果你整天想艺术史的事情，这可能不是艺术家，像政客。